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二十一回 持家信投送杭州 扮男裝瞞往山塘

柴君亮往官塘大路而行，不一日已到嘉興。便來華府拜見太太，愛珠、素貞俱出來相見。華太太問說姪兒，你別我之時，是四月之間，為什麼事情，一直到冬間方才見面？老朽時常掛心。柴君亮就把往淮安遇了強盜，保得性命逃走，一路賣拳為生。逢著宋文采，說出誤殺花瓊，陷誣柳樹春之事。又遇著印然禪師，一路同行至山塘，見樹春遇拐情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如今遇月姑，現在山塘趙二娘家居祝華太太聽見此話，驚得渾身冷汗淋漓。二個姊妹把宋文采罵不住口。柴素貞道：「姐姐，目下柳郎雖有下落，怎奈他隱姓埋名，功名之事，實難圖可笑我哥哥把這凶徒放走！以我算來，魏光難免一刀之厄。柳郎今生一世，難以出世了。」

愛珠道：「觀看這時節之事，實在難處。須要思量一個轉彎計策了。」

素貞乃稱道：「姐姐說得有理。」

當下柴君亮辭別太太，太太贈了盤纏，君亮出門往杭州而去。到次日，華愛珠差小桃請了田家姐妹，陸家姐妹，張金定眾姐妹，齊到華府。見過太太，太太道：「你們一齊俱在此，還曉得月妹下落麼？」

妹妹五人，小桃已經說明，太太跟前，做假不知。俱應道：「女兒們不曉得。」

太太哈哈笑道：「待我說與你們知道。」

就將柴君亮所言樹春遇拐，現在山塘同月姑住在趙二娘家處，說了一遍。說話之間，酒席已備，眾姐妹入席飲酒，說敘閒話。酒罷，一同歸房，大家相議安排計策。小桃說：「我倒有一計在此。」

張金定忙問道：「小桃，你有什麼好計策？快快說來。」

小桃道：「依我主意，大家仍舊男裝去山塘見月姑，會齊到山西，同心尋拿宋文采，解到官堂，齊出作伴而去，豈不更好？」

小桃又說：「若待柴大老爺，便去不成。他為人性格剛正，必不肯我們女扮男裝；倘如嚷鬧起來，老爺太太，焉肯與你們去麼？為今之計，悄悄離家，竟去山塘蘇州月姑處，然後相議再去山西，豈不兩妥？」

眾姐妹見小桃所說，皆稱有理。到次日用了早飯，太太叫眾姐妹花園演武玩耍。小桃乘機道：「太太叫小姐們扮了男裝演武。」

眾姐妹聽見此言合意，同在房中打扮男裝。小桃又向愛珠耳邊悄悄道：「盤纏是少不得。」

愛珠便開箱取了二百兩銀子，並移墨珠，一同取出，打了一個小小包袱，小桃藏好。一齊出房，來至園中，演試馬槍。太太喜得心花俱開道：「果然好武藝。若然是個男子漢，亦可建功立業。可惜俱是裙釵，交不得兵，上不得常。」只見小桃慌忙如飛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，丫頭到園外探頭，聽見過路說水霸頭張家屋裡被人打得落花流水。」

張金定假意著慌道：「啊呀，不好了！」

即時不辭而別。眾姐妹看見，亦假意假急說：「母親，待女兒去救張家，免得被人打壞。」

太太說：「你們要去，只好善言解勸，不可打鬧，反生下禍端。」

眾姐妹答應曉得，出門而去。小桃乘勢跟隨趕去。太太看見如此，哪曉得其中委曲，即抽身入內而去。那眾姐妹出了園門，一直走到了馬肆上，合齊小桃，忙去僱了船來，一齊下船，直往蘇州而進。再說柴君亮至杭州，來到柳府，呈上書信，家人連忙拿到裡面。

柳太太拆書一看，悲喜交集，即叫家人快請那傳信之人柴君亮入內，他與小主乃是郎舅之稱，你們不可輕慢。大家都要稱他大爺。家人領命，出來相請。柴君亮來到中堂見禮，柳太太請他坐下。茶罷，然後問其始末。柴君亮一一說明，又把月姑之事亦細說一遍。柳太太道：「賢舅，小兒不幸遇此急難，既然在山塘住的，何不同他回家，也好請醫調治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據印然禪師所說，憑你名醫，也是難醫得好。又恐年久月深，更難醫治，反成殘疾。他說要領妹夫到別處調治，包管仍舊依然如故。太太可免煩惱，僧家自有奇門之法。」

柳太太聽了此言，也覺心寬。一面吩咐備酒款待，那晚留住書房安歇。次日柴君亮辭別起身，柳太太打發柳興同去服侍樹春。二人打算先到嘉興往華府探望一番，然後再到山塘。再說華太太自從七美與小桃去後，只道張金定留在家中。哪曉得這一日張永林要來接妹子回家，華太太不知其故，還問永林那日家中什麼事情打鬧。永林聽見此話，頓覺著呆。即應說：「舍下並沒有怎麼打鬧事情，今日特來接妹子回家。」

華太太道：「前日小桃說，聽見閒人嚷道大相公家中與人打鬧，故此七個姐妹一同前去救護。連日不歸，老身只道大相公留住在家，故此放心。」

張永林聽了此言吃了一驚，「妹子去哪裡了？」

華太太心中甚然疑惑，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必是眾姐妹作精作怪，聞知月姑現在山塘上，齊去蘇州會她。」

張永林聽見忙問，說：「月姑有信息了麼？」

華太太便將柴君亮所說樹春遇拐，在山塘遇月姑，一同在趙二娘家處之話說了一遍。永林方才明白，應道：「如今雖知下落，奈竟各猜疑。決然必是去山塘月姑處是真。」

華太太道：「如在山塘，卻也無妨。君亮你若前去叫她們早早回來，免我煩惱。」

又取出二百銀子，遞與柳興道：「此去好生服侍大爺，叫他心事放下，快請名醫調治，除了疾病，早早回家。」

柳興接過銀子，答應一聲，同君亮出門而去。永林亦辭別回家。再說眾姐妹來至山塘上，一見果然有座茶坊，甚是熱鬧。一齊進內，入裡面而來。月姑望見，心中疑惑，為什麼這幫人好像眾位姐妹模樣？若說是姐妹們，為何打扮男裝？一時滿腹躊躇，只管亂瞧。小桃笑道：「月姑娘，你為何反不認得自家人了麼？」

月姑聽見此話，言知是真。覺得滿面通紅，無奈只得強顏陪下笑臉，上前問道：「不知眾姐姐有何貴幹？為什麼打扮男裝而來？」

華愛珠道：「我們俱是多時不見賢妹之面，掛懷在心。今日聞知賢妹在此，所以打扮男裝，瞞著爹娘，特來與妹子一敘。」

月姑指著趙二娘道：「這一位是我繼母。」

姐妹俱上前與趙二娘深深作下一揖。趙二娘滿腹好似疑惑，若是男人，為何繼女稱他姐姐；若是女子，為何穿著男子衣服？只得問一聲：「眾位何方來的？」

月姑便把嘉興八美結義的原故說知。趙二娘聞言，心裡一發著惱，怎好女兒反打扮男子漢，成群成隊，來到這裡，像什麼模樣？算來一發留她不得。眾姐妹行到裡面坐定，各各埋怨月姑。賢妹既是在此，為何不通一信，與我們知道？若不是君亮哥哥說知，我們哪裡曉得妹子下落？月姑覺得羞慚，無言可答。只得說道：「我雖然身住在東，而心卻要西。難得姐姐們到此相探。柳大爺遇拐之事，姐姐必然知道。」

眾姐妹皆應道：「我們曉得了。未知可曾醫治麼？」

月姑道：「雖然延醫療治，並未見功。印然禪師他說要領別處求醫，奈他枷號尚未滿期，如今現在妹子房裡，待我去報他知道。」

愛珠搖手指道：「不要報他。」

月姑說：「姐姐既然到此，況且柳大爺亦是曾會面的，何妨見他？」

一面說，一面入房與樹春說知。樹春聽見此言，面動喜顏，把手指的身子做了手勢。似乎說身軀狼狽，不堪相見之意。月姑道：「她們是為你一人而來，怎好阻她回去？」

即到外邊招眾姐妹來至房中。小桃當先入房，戲言道：「大鬧三山館，打退鐵門門的好漢，原來在此！」

樹春聞言，一發無顏。只得老著面皮拱手亂擺。眾姐妹一齊還禮。看他身中如此狼狽，比前形容大不相同，個個傷心墜下淚來。大家心裡俱怨罵刁龍刁虎。樹春又做了兩個手勢，似乎說請坐的意思。月姑說：「姐姐們請坐，妹子出去就來。」

即到外邊問趙二娘道：「母親，如今眾姐妹來到此處，午飯怎樣待她？」

趙二娘應說：「女兒家扮了男人，成群成隊，像什麼事體？你休怪我，想來恐露出禍端。午飯自然備辦款待，早些打發她去，我心方安。」

月姑說道：「母親不必心焦，她們就要去了。」

即往廚下備辦午飯，少刻完備，請了眾姐妹到中堂用午飯。飯酒之間，眾姐妹提起要到山西尋拿宋文采，好救魏光，柳大爺方有出頭之日。月姑道：「我們雖有武藝，然而路遠迢迢，若得君亮哥哥作伴前去方好，且待印然禪師釋放枷號，柳大爺前去醫治，才好動身。」

素貞道：「這個容易！我們明朝同到府尊衙門斗膽去見太爺，說柳大爺身軀，郎中無力醫治，恐成廢疾之人。只有師家妙門奇法，求太爺釋了印然禪師，與領去調治，他信尊若准，我們便好起身往山西了。」

月姑稱說有理。眾人各說些閒話，見日色已晚，俱各辭別。回船安歇。月姑進房與樹春說知，要往山西的事。樹春把手亂搖，又指月姑腹中，似乎說有孕在身，是去不得的意思。月姑曉得他意，應說不妨。眾姐妹同心，不得不去的。次日眾姐妹梳洗已畢，用了早飯，同小桃到府尊衙門，公請求得太爺批准，將印然和尚開枷釋放。大家叩謝，回到月姑處言明。忽見君亮柳興前來，那君亮看見大惱道：「你們為何皆都扮男裝。」

立逼眾人回去，免使家中懸念。眾姐妹面面相覷，小桃道：「柴大爺不要生氣，眾小姐俱是放心不下月姑的，所以來一會。就是女扮男裝，也是無奈的事，無非耽擱幾日，自然回去。為何這般咆哮！難道此刻就行不成？」

君亮大怒：「我已知道，你這賤人會說話。這些事情，都是你弄出來的。賢妹快快打點，今晚回去。」

眾姐妹俱呆看的小桃，柳興說道：「柴大爺這事情，只好埋怨眾小姐。怎好怪她呢？」